

文文 子子

□许开祯

放羊的张德死于一场沙尘暴。

羊是村里巨六家的。沙湾村的人都养羊，巨六家养羊是用来给儿子说媳妇的，儿子巨小六十六上跟人打架，伤了一只眼睛，说媳妇就有点难。巨六两口子并不灰心，他们养羊，养骆驼，啥值钱养啥，只要有钱，儿子巨小六就不会打光棍。

据巨六家的讲，放羊的张德在黄花岗一带，那儿草多，虽是离村庄远点，可草多，放羊的张德必须把羊赶到草多的地方去，这是他跟巨六家的约定，要不巨六家是不肯花每月一百块的工钱雇他的。放羊的张德刚把羊赶到黄花岗，沙尘暴就来了。这事谁也没办法，你住在这破地方，就得习惯这破天气。巨六家的这么说。

怪就怪那只羊，那只叫大雄的公羊是羊群的家长，地位比巨六还高，也比巨六潇洒。它统领着一百多只羊，浩浩荡荡地进出在沙漠里，让巨六感觉到它才是儿子未来的希望。重要的是它还能为所欲为，羊里面的一百只母羊，都是它的嫔妃，喜欢哪个上哪个，巨六管不着，张德更是管不着。巨六家的更是巴不得它天天上，这样繁殖的速度才能快一点，巨小六的媳妇也就来得快一点。偏是这些日子，羊群里面又多了只公羊，是张德捡来的，张德没让巨六家失望，他居然白捡了只羊，还是只身强力壮能配种的公羊。

这只羊叫小雄，张德给起的。

小雄看上了小花，追屁股后头撵了好几天，想上，小花也愿意，它正在发情。大雄不乐意，大雄当然不乐意，张德捡小雄它就不乐意，抵了张德一角，张德疼了好几天。看见小雄那个骚样，它一角抵了过来，两只羊

干上了。

沙尘暴就是这时刮起的。

两只羊越干越猛，沙尘越刮越猛，张德想把羊赶到黑刺窝里，相对安全点，羊群只顾了看热闹，不走，张德急了，拿棍子打大雄。张德舍不得打小雄，小雄是他捡的，等于他儿子；大雄是巨六家的，就如同巨小六，张德看不惯巨小六；更看不惯大雄。张德看不惯这些比他舒服好几十倍的东西。

张德一棒子下去，祸乱就出来了。他打中了大雄的眼，风太大，迷了张德的眼，沙尘刮进眼睛里，啥也看不见，张德凭的完全是一口气，一种感觉。他没想到，他打中了大雄的眼，一股血冒出来，喷在了张德脸上，很腥，很热。张德知道惹祸了，丢了棒，愣在那儿。张德愣的工夫，沙尘暴越大了，风要把沙漠掀起来，不只是呼呼地响，排山倒海，张德没见过这阵势，他不是沙漠人，当然没见过这阵势。

张德愣着，大雄却醒了，大雄看清攻击它的不是小雄，是张德，头甩了一下，又甩了一下，就把愤怒摔给了张德。

大雄对张德，是有愤怒的，张德老打大雄，只要大雄跟母羊好，张德准打它。大雄放弃小雄，一头朝张德撞过来，愣着的张德没防范，重重地让大雄撞倒在地上。这时候黑风起了，黑风是沙漠里最骇人的风，一刮起来，昏天黑地，能把世界吞掉。张德爬起来，还想把羊群赶到黑刺窝去，大雄的报复就来了。

大雄不是一般的羊，这点巨六忘了跟张德交待，大雄要是发起狠来，巨六它也往死里抵。谁坏它的好事它就不让谁活，这是大雄的逻辑。

大雄追着张德，满岗子跑，沙尘暴帮了大雄，相比张德，大雄更习惯沙尘暴。张德一头撞进枯井的时候，已是这天的中午，大雄追着他，跑了将近两个时辰。

巨六家的手指乱舞，唾沫横飞，站在院门口跟警察和村人这么讲。

警察是和福叫来的，和福家的非要和福这么做，和福也没办法。按说，死了一个放羊的，用不着惊动警察，给人家点钱，说几句好话，这事也就了了。况且张德六十了，六十的人还能活几天，早死迟死一个死，反正是羊撞死的，又不是巨六家害的。叫了警察就不一般，警察一来，这事就复杂了。八爷就骂，挨炮的和福，没球事干了，叫哪门子警察？八爷自然要骂，警察一来，他就成了闲人，这档子事又轮不上他说了，能不骂？八爷哪里知晓，和福家的这样做，有她的道理，这道理还是因了一只羊，后来人们才知道，那只叫小雄的公羊是和福家丢的。

你说的倒好听，谁信？

巨六家的正讲着，和福家的突然插话。

和福家的，话可要往好里说，你啥意思？

啥意思？刮沙尘那阵，你在哪里？炕上吧？张德打大雄，你亲眼见过？

巨六家的一下就哑了。和福家的说得没错，刮沙尘那阵儿，她果真是在炕上，挨炮的巨六，白日也不放过。

警察咳了一声，警察怕和福家的跟巨六家的吵起来。警察是乡里的警察，最怕处理女人们吵嘴的事。巨六家的，张德是哪里人？他问。

山里人。巨六家的咽了口唾沫，说了半天，嘴早干了。

哪个山里？警察已经在办案了，他还像模像样地掏出一个本子。

巨六家的想了想，又咽口唾沫，山里就山里，有几个山里。

说不上了吧，我就知道你说不上。和福家的马上给警察帮腔。

巨六家的真像是说不上，她白了和福家一眼，有点扭捏地看警察。警察三十来岁，个儿高，人长得也好看。

我问你哩，说。警察看见巨六家的盯着他，脸红了下，态度有点不友好。

山里大着哩，说啊，到底哪个山里？和福家的又插嘴。

和福家的你夹嘴，关你啥事，死的又不是你爹。巨六家的本来就心慌，一听和福家的没完没了刁难她，气就来了。

王兰英，你个骚卖 X，骂谁哩？和福家的马上较了劲，喊出巨六家的真名，而且还尝试着要撕巨六家的嘴。

这场热闹很快叫警察给止住了。警察是个很负责的警察，放羊的张德死了，死在他的辖区里，他必须把事儿搞清楚。巨六家的还想骂，警察咔嚓一声，拿手铐把巨六家的带走了。

我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大年三十。每年的这一天，我都会从遥远的地方赶来，陪父亲过一个团圆年。父亲老了，有点寂寞，总是拿一些没头没脑的故事给自己解闷。坐了一天的车，有点累，我说睡吧，还没等父亲答应，我就睡着了。

夜里做梦，梦见了儿子。对了，我已有了儿子，一个很不错的家伙，扬言将来做中国的福尔摩斯。

大年初一，儿子打来电话，老爸，爷爷是不是又给你讲故事了？我嗯了一声，儿子缠着要听，我只好简单复述一遍，可能我的复述有问题，儿子在那边连打几个哈欠，没劲，他啪地挂了电话。

我正在帮父亲收拾屋子，儿子突然又打电话问，那个放羊的张德，他来自哪里？

放羊的张德到底来自哪里，我对此一点没兴趣，父亲却兴趣很大，他拉过我，接着又讲。

这是个大问题，不只巨六一家说不清，包括八爷在内的沙湾人，也都模棱两可。巨六家的交待，放羊的张德是她捡来的。有天早上，巨六家的让尿憋醒了，跑出来撒尿，刚把裤子褪下去，有个黑影就在她眼前闪了一下。那还是年前的事，大冬天，巨六家的记得很清，漠风都把她的屁股冻疼了。巨六家的以为是贼，喊了一声，巨六扑出来，一把撕住了黑影。后来一审问，他不是贼，他说他是张德。巨六家的话让警察疑惑了好一阵子，后来沙湾人证实了这点。八爷说他也看见过黑影，躲在他们家羊圈外的草棚里，不过他没抓。可一问这个张德到底是哪里人，谁也说不上。包括和福家的，警察一问也结舌。是啊，放羊的张德年前就来了，这都给巨六家放了半年的羊，都跟沙湾人混成一家子了，咋就没人操心过他的来处呢？

父亲这样叹了一声，接着说，放羊的张德真就是山里人，警察弄清这点已是好几个月以后，这期间，巨六两口子都像犯人一样被警察关在拘留所里，他家的羊以每天一只的速度被当作办案经费。这还不算，有五十只被一次性赶到了殡仪馆，天太热，警察绝不能让沙漠的日头把张德化掉，按照他们的办法，张德被放进县上殡仪馆的冷冻柜，费用暂时拿羊顶。

叫于化的警察带着人走进山里石秀家，石秀正在太阳下撕一堆破棉花，她媳妇儿来换子蹲墙角下，好像正为某件事苦闷着。叫于化的警察扫了一眼院子，问，你叫石秀？石秀说我叫石秀，啥事？

你男人叫张德？

我没男人。

叫于化的警察让石秀呛住了，来之前，他已打听清楚，石秀就是张德的女人，可石秀说自己没男人。叫于化的警察马上明白，山里的石秀跟男人张德闹过矛盾。这一点很快被证明，山里人围着叫于化的警察，七嘴八舌，就把张德的事情说清楚了。

张德是让石秀气走的，张德爱耍牌，山里男人都爱耍牌，这没啥大问题，不要牌日子咋打发？山里的日子又这么难打发。可狗日的石秀，她不让张德耍牌，张德耍牌迟了她把张德关门外头，张德还睡过草房，大冷的天，她不让张德进屋，不睡草房睡哪，难道睡儿媳妇屋里啊？山里人说到这儿，哗一下笑开了，笑得很浪。

叫于化的警察二番走进院子，问石秀，你男人张德呢，啥时走的？

死了！

这女人，真不是东西。叫于化的警察心里骂了一句，要出门，看来，张德的死不怪巨六家，应该通知山里的警察把张德拉回来。一直蹲墙角的来涣儿看见警察走，突然跑出来，一把抓住于化，我公公出啥事了，他是不是死了？

是啊，张德是不是死了？山里人都伸过脖子，很关心地问。

叫于化的警察想了想，没说是，也没说不是，摇了摇头。他觉得这趟山里来得不值，应该听巨六家的话，直接让石秀过去认尸就行了。

石秀她没去认尸，石秀她当然不会去认尸，叫于化的警察后来才清楚，张德的死跟石秀有关系，关系很大，可当时他没这么想，他只急着让石秀来认尸，或是让山里的警察把张德拉走，因为巨六家的羊不多了，为办这件案，他们快要把巨六家的羊花光了。巨六的儿子巨小六很不高兴，整天拿一只眼睛恨恨地瞪他们，花的可是他的媳妇啊。

石秀不来，叫于化的警察只好找张德的儿子。山里人说，张德让石秀逼出门后，他的两个儿子找过，找了十来天，也去沙漠一带打听过，看是不是跑沙漠里给人家放羊了。结果他们没打听到，他们又急着出门，就把这事给扔下了。

这不怪张德的儿子，两个儿子都有自己的家，也都有自己的日子，不出门挣钱咋行？

我同意父亲的观点，谁都有自己的日子，有时候，有些事，也都是迫于无奈。比如父亲，他要是乐意跟我们走，我是愿意接他走的，可他不乐意，我也没办法。

警察在新疆找到张德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大雄，一个叫小雄，跟两只公羊的名字一样，这事有点意思。警察没说张德死了，怕他们难过，只说张德出了点事，让他们回去处理。大雄说，我工地上忙，请不下假。小雄说，我要是一走，几个月的工钱就没了，工头狠着哩，半路上走了一分钱不给，你说咋办？

叫于化的警察说，不行，你们得回去。

大雄跟小雄说，要不你回去，反正也不会是大事，来去的车费算我的。

小雄气狠狠地反问，你咋不回去，他不是你爹？

警察看他俩要吵起来，这才实话实说，张德死了。

死了？

叫于化的警察应该把两个儿子直接带到沙湾村，那样事情就不会变复杂，可两个人非要说先回去一下，这一回去，事情变了。

先来的是大雄，他在巨六家院子里转了一圈，前前后后看了一遍，发现沙乡人就是沙乡人，比山里人富，富几倍。巨六给他敬烟，他不抽；巨六家的给他倒水，他不喝。最后，他当着八爷的面，问，我爹是给你家放羊？

嗯。巨六赶忙敬烟，这段日子巨六见人就敬烟，害怕一不敬就又关到派出所去。

大雄打开巨六的手，问，你知不知道我爹是来沙乡做啥的？

做啥？巨六赶忙弓下身子，这事他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张德快要冻死了，快要饿死了，张德说他三天没吃一嘴五谷，从山里到沙乡，一百多里路，他是走来的。张德说快给我口饭吧，我在这村里爬摸了几天，愣是张不开嘴要一口饭。

真不知道？大雄又问了句，巨六说我真的不知道。

好，到了法庭上，你就知道了。大雄突然丢出一句话，把一屋子的沙湾人给吓愣了。

有话好好说，这娃，有话好好说吗，哪门子个法庭，看把话说的。八爷赶忙取活儿，生怕让大雄一句话把事情给说死了。

这时候巨六家的羊叫了一声，羊圈里好些日子，没警察的话，不能随便赶出去放，再说巨六家哪还有人放？巨小六抡起棍子，照头给了羊一棍子，我让你叫！

打羊做啥吗，你个爹爹！巨六撵出去，巨小六扔下棒跑了。八爷又说了句，喝水，娃，先喝水。

接着来的是小雄，一进门就哭喊，我的爹爹呀，你让我找得好苦——哭完了，忽然问巨六，钱呢，钱呢？

钱？沙湾人全都竖起了脖子。

等弄清大雄小雄的意思时，沙湾人跳了起来，包括和福家的，这次也站到了巨六家这边。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你爹有钱？你爹有几万块钱？不怕把你个山里鬼羞死！呸！和福家的呸了一口，接着骂，把你两个无义种，爹丢了这长时间来找，这阵倒知道剋人了——

谁剋人，谁剋人？叫大雄的忽然跳起来，扑向和福家的，叫小雄的趁沙湾人不注意，快快往衣服里塞了一包烟。

父亲的故事讲到这儿，我忽然有了兴趣，这两个做儿子的，他们安了怎样的心？

按父亲的说法，钱的事是个骗局，彻头彻尾的骗局。你想想，张德要是有钱，能跑沙漠里给人家放羊？我

想也是，张德他怎么会有钱呢，这不纯粹一个笑话吗。

可警察不能这么想。叫于化的警察一看事情起了变化，忙把众人支开，坐下谈，有啥话坐下来谈。说着，叫于化的警察掏出了本子，一想不对劲，又让边上的助手铺开了笔录纸。

这天巨六家又杀了一只羊，用来招待大雄和小雄。杀羊的时候，巨六的儿子巨小六眼里充着血，由于他一只眼坏了，另一只就让人老觉得也不正常，谁也没把这事当个事。

大雄和小雄这次没客气，既然话说了出来，就不能客气，他们接连啃了好几块羊骨头，又喝了两碗羊肉汤，这才嘴一抹，跟巨六说，甭以为你杀了羊我们就不告你，如果事情处理不公平，我们还要告。

大雄和小雄提出的条件是，巨六家必须先把他爹身上的钱交出来，交出来才有得谈。

多少？叫于化的警察又问了一遍，到这时，他还没弄清放羊的张德来时身上到底有多少钱。

一万二。大雄咬了下牙，说。

一万三。小雄恨恨地纠正道。

一万二。

一万三。

一万二。

……就算是一万二，那一千不要了，白送给你们。小雄最后说。

巨六家的一把撕住大雄，巨六家的看上去要疯，巨六怯怯站边上，他让这个数字吓蒙了。

叫于化的警察先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他小心翼翼劝兄弟俩，话不能乱说，凡事得讲证据，我去山里调查过，好像你们的父亲是……是因为没人养活才给逼出来的。叫于化的警察一狠心，就把关键的一句话讲了出来。

这下张德的儿子们不依了，大雄先跳起来，你说啥，你再说一遍！没人养活，没人养活我们是干啥的？

小雄恼得更厉害，他差点掐住于化的脖子，你放屁！他这么骂了一句，接着说，我爹跟我过着哩，我媳妇天天侍候着他哩，你去山里问一下，哪点亏待他了？

大雄赶忙说，功劳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逢年过节的，我哪次没尽心？去年过年我还割过二斤肉哩。

一提肉，把小雄的不满抖了出来，你提的那叫肉？吃下去差点没把我媳妇拉死！

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嚷了起来。叫于化的警察没拦挡他们，点了烟，边抽边听。这期间就听见巨六家的羊又叫了一声，是只母羊，好像很心疼地唤它的儿子。

张德的两个儿子吵了一阵，忽然觉得跑了主题，再一看屋里人的脸，猛就噤了声。半天，大雄不甘心地说，反正得给钱，没钱说啥也是闲的。

小雄刚要伸手拿桌子上的烟抽，巨六家的腾地抢了烟盒，打门里扔了出去。

屋子里的空气有点僵。叫于化的警察终于抽完了烟，笑着说，你们的意思我都听清了，你们无非就是说你爹拿了一万多块钱，来沙漠买羊，现在人没了，钱也没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
是这个意思。兄弟俩赶忙点头。

可这事你们说了不算，我得去山里调查。叫于化的警察卖了一个关子。

调查就调查！大雄显然心里有底，说出的话底气很足。小雄这次没言嘴，他的烟瘾犯了，思谋着该不该把怀里的烟掏出来抽。

叫于化的警察这才起身，那好，现在跟我去看你们的爹。

不去，事情说不明白，我哪也不去！大雄说。

有啥看的，人都死了，有啥看的。小雄愤愤难平。

按照程序，叫于化的警察又跑了一趟山里。奇怪的是，山里人全都改了口，再也不说张家兄弟的坏话了，问及买羊的事，都说不知道。兴许他们家真有钱，真要买羊哩，这号事谁也说不准，张德的邻居这样说。

石秀还是那个样子，不哭，不闹，就一句话，死了就死了，早该死。来涣子一直躲在自个屋里，一次也没出来。叫于化的警察这次多了个心眼，将张德两个儿子的家仔细看了一遍。大雄分开单过，四间房，一个小院子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小雄跟张德夫妇合着过，但家里摆了两套做饭的家伙，很明显，住是一个院里住着，吃却是谁吃谁的。果然，做饭的时间到了，石秀自个点了火，来涣子那边也点了火，炊烟袅袅中，没人留着于化吃饭。

叫于化的警察村子里走了一遭，就发现山里这样的人家很多。有气力有钱的全都分开单过，没气力没钱的暂时先委屈在一起，不过孙子全都是爷爷奶奶拉的。巷道里站着一伙小媳妇，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，看见叫于化的警察，哗一下散开了。

父亲讲到这儿，晕眩症突然犯了，我赶忙陪他到医院，做了一番检查。还好，父亲是讲得太激动，差点把老病给带犯。输了一瓶液，好点了，医生告诉我要小心，这种病最怕激动。这中间我接到妻子电话，催我回去。

转眼到了初五，父亲的故事还没讲完，因为惦着年后调整班子的事，我对放羊的张德突然没了兴趣，爱咋咋去，关我屁事。这天我正在收拾东西，父亲进来了，无言地看我一会，忽然兴奋地说，那个石秀，那个石秀你猜咋回事？

还能咋回事，没感情呗。我顺口敷衍了一句。

不对！父亲突然恨恨的，一把拉过凳子，坐在了我对面。

照父亲说，石秀对张德有感情，还很深。张德以前在队里当会计，念过书，有文化，生产队那会，张德很吃得开，庄稼地里一把苦不受，整天只要提个算盘，拿个

账本,就有饭吃。红白事儿更是少不了他,这样的人在山里叫人才。石秀跟着他,没少享福,干的活轻,挣的工分却多,年底一分红,别人家吃不饱,他家还有剩余的。可惜了,一个包产到户,把好日子给包没了。张德干不了活,石秀又怕干活,日子很快垮下来,不过石秀没怪张德,石秀爱张德,过苦日子她也爱。问题是儿子大了,要说媳妇,要盖房,石秀不能再爱张德了,她逼着张德下田犁地,上山砍柴,闲时出门搞副业,给儿子挣媳妇。张德因为打工要不上工钱,差点冻死在路上,回来石秀没说一句爱,差点没把他骂个半死。瞅着别人家的儿子一个个说上媳妇,自己的儿子还打着光棍,石秀恨不得把张德卖了,拿去说媳妇。大雄的媳妇是张德卖血卖来的,当然不全是,但至少有一部分彩礼,渗着张德的血,这事张德一直没跟石秀说,后来有一次,忍不住说给了来涣子。

来涣子是张德拿六千块钱从岷县领来的,岷县更穷,老早就有让外地人拿钱领媳妇的规矩,合上给媒人的,一路的花费,总共花了一万多,这时候张德快六十了,打不动工,犁不动地,按山里人的说法,成了个废人。

废人张德开始吃不上饭,儿媳妇不让他吃,石秀又没饭给他吃,家里的粮食都让讨债的拉走了,都是娶媳妇时欠下的债,还扬言要拆房子。儿媳妇骂他是穷鬼,瞎了眼才嫁进来,石秀骂他是吃屎长大的,咋就不知手里捏几个钱,要是有钱,儿子媳妇能这样?吃不上饭的张德开始耍牌,耍牌可以蹭上别人的饭,手气好时还能赢几个小钱,当然,耍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开骂,儿媳妇的骂,儿子的骂,石秀的骂。张德被骂急了,张德被骂得不想活了。张德最终还是没躲开,不但挨了更重的骂,还挨了打,哥哥哟,挨了打,儿媳妇跳起就扇了他一个耳刮子。儿子呢,儿子大雄躲在一侧暗中撑劲儿。

父亲讲得很激动,我怕父亲的晕眩症,爸,不要讲了。

不,要讲。

父亲的故事让我一阵难过,说实话,我心里挺气的。做儿女的咋能这样!我真是想象不出,张德的儿媳妇扇张德的情景,不敢想的呀。那个大雄,那个大雄他居然暗中撑劲?

我的手机响了,老婆气乎乎说,你咋还不回来,这个家你要不要了?

我是初七回的家,不能再迟了,这么些年,我都是三十来初一走,最多也就到初二,今年因为一个放羊的张德,居然留了这么长日子。

初六我陪着父亲,去看他一个同事,就是那个叫于化的警察,他现在已是沙乡那个县的公安局副局长。看

到父亲,他笑着迎上来,老领导,你还好吗?

好,好,好得没法说!

我一阵尴尬,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父亲这个好字。他们闲聊到中间,我拉过叫于化的警察,悄悄问,那个张德,最后怎么处理下了?

哪个张德?

放羊的张德啊。

嘿,你是说巨六家那档子事啊。叫于化的警察告诉我,张德最后是来涣子拉走的,来涣子雇了车,不等大雄小雄知道,就把张德从殡仪馆拉走了。张德还是化成了水,天太热,路太远,还没拉山里,张德就化成了水。

也难怪,放了足足六个月呀,把一群羊都给放没了。叫于化的警察叹了一声。

那……大雄跟小雄呢,要到钱没?

你是说那两个浑球?呸,钱,能给他钱,我干化成什么了?把他们关了十五天,有的没的全说了。无义种,这两个无义种!叫于化的警察跟父亲一样生气,气还没生完,很快又叹了一声,闲的,关一月也是闲的,放出来还是那样,那个石秀,那个石秀也死了。

石秀是在第二年春上死的,说来真是难信,石秀居然跑到了沙湾村,居然跑到了巨六家,一进门,就给巨六家的跪下了,求求你们,收下我吧,我不要工钱,我给你们放羊,给口饭吃就行……

巨六家的眼泪哗就下来了,她哪还有羊,那一群羊,除了顶殡仪馆的费用,除了让警察办案子,还剩下几只?大雄跟小雄一放出来,就跑到他家,说买羊的钱不给就不给,放羊的钱总得给吧?说完,硬是拉走了几只。巨小六看不下去,巨小六早就看不下去,那可是他未来的媳妇啊,硬是让一个放羊的张德给糟蹋了。巨小六提上棒,一通乱打,就把可怜的几只羊全给打死了。

石秀还跪着,疯疯癫癫的巨小六跑进来,一听他是张德的女人,猛就给扑过去,我把你个丧门星,害得我家还不够呀,说着一脚踢过去。张德的女人石秀呻唤了一声,地上滚了两个蛋蛋,腿一伸,没气了。

临闭眼时,张德的女人石秀听见一句话,自个骂张德的话,你去死啊,还活着做啥,你前脚死,我后脚跟来。

叫于化的警察还在讲,他在讲巨小六的事,父亲却断喝一声,讲那些顶屁用,都说要生儿子,生下儿子有啥用!

生下儿子有啥用!一路上,我脑子里响的都是父亲这句话。

责任编辑 李春风